

SUSIRAJA I

Kesytön

狼之溪 1

野性难驯

[芬兰] 艾莉娜·路易安依/著 劳燕玲/译

Elina Rouhiainen



SUSIRAJA 1

Kesytön

狼之溪 1

野性难驯

[芬兰] 艾莉娜·路易安依/著 劳燕玲/译

Elina Rouhiainen



版权登记号: 01-2014-638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性难驯/(芬)路易安依著;劳燕玲译.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43-3277-3

I. ①野… II. ①路…②劳… III. ①长篇小说—芬兰—现代
IV. ①I5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22253号

Copyright © Elina Rouhiainen, 2012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Tammi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ammi Publishers and
Elina Ahlback Literary Agency, Helsinki, Finland,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野性难驯 KESYTÖN (#1)

狼之溪 1

作 者 艾莉娜·路易安依(Elina Rouhiainen)著
译 者 劳燕玲 译
责任编辑 崔晓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277-3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莱依莎·奥亚

芬兰和希腊的混血儿（根据她弟弟的名字来判断，应该是）

年龄：17，快要18岁了

身高：169 cm

头发：咖啡色

眼睛：咖啡色

喜欢：画画、素食、萨尔萨舞蹈、环保支持者、手工艺品制作

不喜欢：詹妮·涅米

母亲：火红的头发、脾气火辣、镇里的大美人、奶白色的皮肤、狼人

父亲：未知，只知道应该是个深色皮肤的男人

性格：重度女性忧郁症、内心好强、性格独立

能力：尚未发掘出超能力

米卡尔·萨里

狼族首领的独子

年龄：18岁

身高：182 cm

头发：黑色

眼睛：蓝色

喜欢：跆拳道、高山滑雪

不喜欢：未知

母亲：克里斯汀娜·萨里

父亲：丹尼尔·萨里

性格：保育员、执着、善良

能力：狼人、阿尔法

尼克·叶斯卡莱宁

莱依莎的好友

年龄：18岁

身高：175 cm

头发：金色

眼睛：绿色

喜欢：时尚潮流、爱开玩笑

不喜欢：狼山镇、不喜欢自己是狼人

妍妮·涅米

米卡尔的前女友

年龄：18岁

身高：163 cm

头发：金色

眼睛：绿色

喜欢：米卡尔·萨里

不喜欢：莱依莎·奥亚（第一部的时候）

亚科(亚斯卡)·奥亚

莱依莎的舅舅

年龄: 38 岁

身高: 176 cm

头发: 淡咖啡色

眼睛: 蓝色

喜欢: 打猎

不喜欢: 说话啰嗦

康斯坦丁·夫罗诺夫

莱依莎的朋友, 吸血鬼

年龄: 未知

身高: 173 cm

头发: 深咖啡色

眼睛: 灰色

喜欢: 俄罗斯文学

不喜欢: 芬兰的夏天

丹尼尔·萨里

米卡尔的父亲

年龄：未知

身高：185 cm

头发：黑色

眼睛：淡水蓝色

喜欢：权利

不喜欢：装腔作势

马里塔·卡尔沃宁

莱依莎的老师

年龄：60+

身高：155 cm

头发：灰色

眼睛：咖啡色

喜欢：早期著作

不喜欢：命运

序 幕

那天非常的美丽。七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同时是整个酷暑的第一天。我在位于五楼的自家阳台上完成着我最后的工程，给天花板画油画。我一直很喜欢赫尔辛基市的外形，从厨房的窗户望出去远看卡里奥区的楼房屋顶永远是我记忆中观赏晨景的一部分。

我被太阳晒得汗从脖子上一直不停地往下流淌。但这没什么，恰恰相反，我非常喜欢大热天。我还喜欢光彩，它会把颜色变得好有色泽。我夏天的油画作品总是和冬天的作品有很大的差别。

门铃响了。那是个警报的信号，因为不会有谁没有事先通知就来拜访我们家。除了上次那位，妈妈总算愿意付钱的电视卫星费的收费员。（按照芬兰法律，每家每户必须每年支付电视卫星费，费用由芬兰国家政府电视局机构收取。）

我放下手中的调色板和笔刷，踮起光着的脚丫从乱成一团的地板中央往前门走去。我脱下长长的油画工作服，然后往猫眼洞里张望。我有些察觉到，似乎有什么不大对劲——不会是有有什么特别特别坏的事情发生了吧？因为我从猫眼洞里看到两位穿着警服的人。如果我能更加察觉到它意味着什么，它应该意味着什么，除了电视卫星费没付之外，我和妈妈两人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不应该开门的。但由于我那时还一无所知，我只是拧紧了眉头，

咔嚓一声旋转开了门锁。

门外真的站着两位警察和一位中年妇女衣着打扮的陌生女人。

“你好，你是莱依莎·奥亚吗？”其中一位警察问道。

我迟疑地点了点头。我试着回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我没注意到的？但也不至于因为什么事情能让警察到我家把我带走啊。

“我们可以进来吗？”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记忆变得有些恍惚，有些难以置信，有些像是在播放快镜头的烂电影。我记得我点着头挥手同意让他们走了进来。我还记得我煮了咖啡给他们喝，动作就像侦探连续剧里面演的那样。我记得我很沉着很冷静。我记得他们似乎拒绝了什么。

我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因为我根本没听进去。沉默没持续很久。最终，似乎是几分钟以后，他们让我坐在我的沙发上回想一下他们说了些什么。让我努力地回忆一下。从那个时刻起我逐渐开始明白，我的妈妈——早上还在对我抱怨牛奶没有了——她走了，永远不会回来了。

死亡。他们避免使用这个词，但这又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她在走斑马线过马路的时候被车给撞了。对方应该踩刹车的，可反而踩了油门。人为的错误。似乎很普通。“它发生得很突然。”简直是太突然了。

我的妈妈，我家中唯一的亲人。看着我从小长大的妈妈，相依为命的妈妈。

我的妈妈，是位艺术家。

那位女士，自称是来自什么福利机构的，她开始对我讲述像这样的情况在哪里能得到帮助。我记得她指的是“那些没有其他亲人

的人”。我不记得我是否回答了什么，我也不记得他们还对我说过什么。我只记得他们严肃而正规的表情。我记得福利机构的女士皱着眉头，以及其中一位长着可笑鼻子的警察，他非常合适当漫画角色。我记得他们对我的同情——对死者的家属来说是很难接受他的亲人已死亡。我记得我对自己很惊讶，为什么我没感到任何难受？

我记得突然我好想把他们全部从房间、从我家中推出去，然后一个人静静地松开我永远不希望松开的麻木僵硬的肢体。

接下来的几周我终于意识到我以前有多么的愚蠢，会相信世上不会有意外发生，相信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每个善良的人最终都会有好结局。无论怎样，我的命运刹那之间做了它自己的选择，它没站在我这一边。什么都不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了。

一个半月过去了，我不再知道什么大致上能继续下去。我只是跟着其他人，做些对方请求的或者要求的，很少做些其他的事情。没有人期待我什么，但真相正一步一步地开始向我打开。那时我是十七岁，根据法律规定我得有个监护人。秋天来了，开学了。

时间来决定，是听从命运的指挥还是自己掌握命运。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1
卡亚尼市的火车站看起来是那么的令人失望，正如我所担心的一样。	
第二章	14
我醒了，但是我感到自己比原先没睡之前还要累。	
第三章	28
当周一终于来临，我几乎没有像原先我想的那么紧张。	
第四章	42
最后我们商量好，周五我会骑自行车去尼克那里，然后米卡尔来接我们两个。	
第五章	62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	
第六章	81
等我回过神来发觉能动的时候，我从衣服兜里掏出了手机。	
第七章	92
回到家我砰的一声把门摔上。	

第八章.....	104
当我醒过来时我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	
第九章.....	116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乎都是浑浑噩噩地过去的。	
第十章.....	139
缝纫机在咔嚓咔嚓地响。我坐在课桌上，一边摇晃着双脚，一边把玩着脖子上的项链。	
第十一章.....	152
“你究竟是什么。”	
第十二章.....	167
米卡尔五点半会来接我。	
第十三章.....	181
圣诞节之前，斯维特拉娜老师、尼克和我一起第一次开了一个美术毕业论文探讨会。	
第十四章.....	200
就在这时，米卡尔的手机响了起来。	
第十五章.....	222
我知道，我和米卡尔需要谈的事情还有好多。	
第十六章.....	238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几乎欣慰地发现，头在无情地疼痛。	
第十七章.....	255
“什……什么？”	
结 语.....	267

第一章

卡亚尼市的火车站看起来是那么的令人失望，正如我所担心的一样。在其他的情况下，我肯定会觉得老式木质建筑的火车站很漂亮，但现在它只是更加证明我完完全全是在错误的地方。这一半证明了我终于为我在干什么感到惊讶；另一半证明了由于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仍然深受打击，没更多在乎其他的事物。对我来讲全部都好像是在做梦。

我站在月台的那一刻，让自己的目光徘徊了一下。最后的旅客缓缓地从火车上走出，继续着他们的旅程，有的往家的方向走去，有的往其他地方走去。而我只是很简单地坐在自己的拉杆箱上面，在月台的中央等待着。

等人群的脚步已走远几米，我抬起目光。我最先注意到的是我身边停下来的男人的鞋子——皮质的，基本款式，半新半旧的样子——然后是他的牛仔褲褲口。接下来是袖子已经卷到了胳膊肘的蓝色衬衫。最后看到的是预料之中的一张红润的脸孔、米色的头发、淡蓝色的眸子以及尖尖细细的鼻子。我猜他有三十或顶多四十岁左右。他的个头不高，但超过了我的一米六九。他的身形看起来是经常运动的那种，没有符合我期待中的样子。总之他是个长得极为普通的男人，和他的邂逅没有让我产生任何特殊的反应，尽管也许可以这么认为。

“你是莱依莎吗？”男的问道，然而他的表情已显露他已经知道。是啊，认出我不是极其困难的差事；这时月台上的其他人也都已远去。

“嗯——是。”

“亚科，”他伸出手说，“你可以叫我亚斯卡。”

他的动作有些困扰，我猜他不是太擅长介绍他自己。我立马伸出手与他握了一下。

这个男的，亚斯卡，就是因为他，我今天一大早坐上有轨电车去了火车站，然后人生中第一次坐上了长途列车。他将是我的监护人。更多关于他的事情我还没了解。

我跟着亚斯卡来到停车场。他提着我的箱子，这令我有些讨厌。好吧，是很讨厌。我不喜欢其他人在我没有请求的情况下帮我做什么，这会让我感到我好无能。

他的车很干净，看上去很新，款式呢，平庸，至少是我所知道的款式。我们家从来没有过车，而且我对车也从不怎么关注，我能形容这辆车的是，它是一辆红色的轿车。

我对将要成为我家乡的小镇的了解是，它位于卡亚尼市五十多公里以外的东面，地名是用那里的山起的。二十几年前有人把该山的森林给砍了，然后在上面建造了滑雪度假区。从此以后整个小镇的生活彻底改变，现在大多数居民依靠旅游行业养活自己。亚斯卡用“时尚”“活力四射”以及“旺季时人气非常火爆”这些字眼来形容该小镇，但他的花言巧语没能把我迷惑。我知道“小镇”这词是什么意思。

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清楚，这行驶过程将会是煎熬的。与一个陌生人一起分享这车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简单点说是，聊天让人感到很别扭——当它甚至还没开始。我没给亚斯卡好脸色看。我知道我应该礼貌地微笑着表示感激，但是我没有那种心情——虽然也许那是个可行的策略，能让我达到我的目的。

“我听说你妈妈是位平面设计师。”亚斯卡在一阵长长的沉默之后说道。

“唔，是。”我看着车窗外回答。

“你现在是在上美术高中？”

我甚至懒得点头。他明知故问。

“你是不是也打算成为那样的职业？”

我考虑了一下应该回答什么。我决定回答实话。“算是吧。我将会成为一个画家，而不是平面艺术家。”

“这样啊。”

他看似已经找不出什么其他的话题，因为他开始用双手的手指敲打起车的方向盘。即便这样并没发出很大的声音，但还是让我快疯了。我决定说些什么。

“你一直一个人住吗？”我问道。

他也使用了与我刚才同样长的考虑时间。“自从我父母过世以后。”他终于回答道。

“那是多久？”

“差不多十年了。”

我努力掩盖我惊愕的表情。他们应该是很年轻就过世了。“你有其他亲属吗？”

“没有，据我所知应该没有。”他也是一个，就像我一样。我顿时有些明白他为什么把我接来一起住。

“那女朋友呢？”好吧——我知道这会令人不悦。我自己会讨厌陌生人坚持不懈地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一直在思考，如果当我真的有了男朋友，我会不会不再讨厌这个问题。

“没有。”

我知道我的样子像个审问官，但我还是有个问题希望得到答案。

“你知道为什么我妈妈从不提关于狼山镇的事吗？”

我马上能看出，他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但由于我们初次见面，出于礼貌，最终他还是说了些。

“她不喜欢住在这里。她是个容易发火的女孩子，在一个美丽的日子，她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这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从没告诉过你。”

然后我们又开始沉默。我提醒我自己，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必要时我能果断做出对抗。我真的可以。我遗传了妈妈的脾气，甚至比她更厉害。再过半年我就满十八岁了，那时我就能自由决定做任何事情。一直以来我都

是生活在卡里奥区，我相信，是谁临时搞错把我安排在亚斯卡这里。假如我还打算留在以前的家里和学校，我应该现在就掉头。

然而我并没有这么做。我越是思索越是肯定，我必须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换句话说，事情很不对劲，从一开始就是。

真相。我只能相信，我有足够的力量来接受它。

行驶过程中的景色没带来很大的惊喜。树丛、森林、偶尔掠过的房子、农田，湿地或湖泊，然后又是森林。自然景色我已经无数次在本国的经典油画上看到过，然而一次都没让我感动过。没看到路灯或人行道，更不用说什么楼房、广告灯箱或者有轨电车。我再一次地惊讶我这是在哪里。我和我妈妈从没需要过什么夏季别墅，更何况荒野远足。

我向来觉得我和我妈妈与其他人相异。我欣赏她所得到的，我羡慕她的毅力，她没有依靠任何人成功地完成了她的梦想。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能力变成和她同样的人。妈妈让任何事情都变得很简单，我不相信她会理解我对失败的恐惧。最近我不再那么，那么的肯定，我是否真的非常了解她。在某些方面我们非常的亲近：我们互相支持互相保护，一直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会一起做各种疯狂的事情，一起竭尽所能避免日常的琐事。另一方面我们从没讨论过太严峻的话题。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车经过一些紧挨在一起的木房子，然后我们转往侧道，仅仅是一条狭窄的没有树木的小道，上面留着两条深深的车轮胎印。沿着小道有两三栋房子，这显然意味着我们总算到达了居住区。我希望房子不会是在太中心区域——假如在这情况下用这词是正确的话——也不要太远。我不希望依赖亚斯卡的车。

亚斯卡把车一直继续开到小道的尽头，然后停在了一栋黄色木房子的院子里。

“好了，我们到了。”他说。

我走出车往房子的方向走了几步。我停住了脚步。房子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很多：两层，另外还有阁楼和地下室。门廊和窗棂漆成了白色，屋顶是传

统的斜顶。房子应该有些年头，但是保养得很好。涂料没有脱落，门廊的花坛里挤着满满的天竺葵和半边莲。房子让我想起曾经去过的前线士兵式房型住房区域。（芬兰独有的一种木质结构房型，两层楼加门廊和地下室。）

房子的后面和两边高高地耸立着一棵棵树木，但它们的距离没有让房子觉得有压抑感。右边车库的后面有些现在已经凋谢的灌木丛和种植物。我沿着它们的边缘一直走，然后走到了后院。它比前院还要大：宽阔的草坪、一个晾衣服的架子，好多灌木丛和种植物。院子里有个摇椅，这让我顿时联想到美好的祖母家。好奇怪，我为什么会设想若是亚斯卡的父母还健在的话，这房子应该是个祖母的家。更奇怪的是，我现在将住在这里。

我的注意力很快集中在树丛的远处，那里有个黄色涂料漆成的小房子。一个玩具小屋。我无法猜到，一个大男人用这小屋来干什么。

“我们进家吧？”

我吓了一跳。我没听到亚斯卡跟过来。我点了点头，跟着他返回房子的前门。他行疾如飞，同时出奇轻松地提着我的箱子，然后停下打开了前门。

门厅直通客厅。客厅很大——比我以前住的要大得多，感谢我和妈妈共同合用的工作区域，逐年占据了我们家最大的面积。家居装饰是由淡色的——各种颜色的沙发、排列着的书架、摇椅和壁炉——组成，这些与以往我住的楼房比起来很神奇。客厅里没有其他新的陈设，除了一个大型的等离子电视机，但一切都非常的干净。我不能说亚斯卡有很高的品位，但至少他已经能够勉强接受中性单调色。整个房间唯一让我感到掉渣的是一幅森林景色油画，颜色相互矛盾，是那么的刺眼，看久了会感到头痛。

“你确定你想先看一下你的房间吗？”亚斯卡问道。我点了点头，但我根本不用点头，因为他已经走向楼梯。我跟在他背后，我又开始纳闷，他为何能这么轻松敏捷活动自如。当我走到二楼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那个房间。左边的第一个房门有些开着，第二个是全部开着的。我选择了最后一个门，我发现亚斯卡不好意思地站在房间的中央，甚至脸上还显露一些尴尬的表情。